

# 李敖有话说

1

纪念版

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纪念版

李敖有话说  
①

李敖

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李敖有话说.1/李敖著.-北京: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 
2004.12

ISBN 978-7-5057-2056-5

I.李... II.李... III.杂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24396 号

**书名** 李敖有话说①

**作者** 台湾 李敖

**出版**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**发行**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**经销** 新华书店

**印刷** 北京京华印刷制版厂

**规格** 640×960毫米 16开本

16印张 163千字

**版次** 2010年10月第2版

**印次**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

**书号** ISBN 978-7-5057-2056-5/C·313

**定价** 25.00元

**地址**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-1号楼

**邮编** 100028 电话 (010) 64668676



李敖  
有话说



李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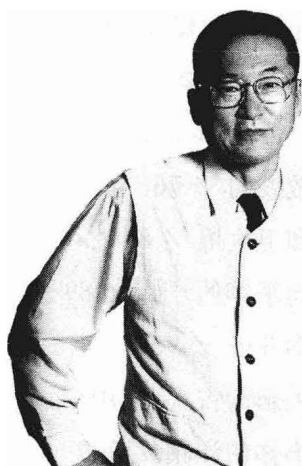
## 目录

- 由“棄”字识破风凉话 / 1
- 李敖的快乐人生观 / 8
- “台独”只是一个梦 / 15
- “停电状态”轻松解决台湾问题 / 22
- 揭开“台独烈士”的真相 / 29
- 一切真理都是宣传 / 36
- 假设的问题永远没有答案 / 43
- 露出指缝的自由 / 50
- 革命的目的是请客吃饭 / 56
- 《木偶奇遇记》里的蟋蟀 / 63
- 没裤子穿和造原子弹 / 70
- 爱迪生的失败发明 / 76
- 阿拉丁神灯和卫生棉 / 82
- 不平等是走向平等的开始 / 89
- 耐得住寂寞的斗士 / 96
- 思想比现代人新的古人 / 103
- 用你的规则出你的洋相 / 109



# 李敖有话说

李敖



李敖有话说 

2

- 该是谁的就是谁的 / 116
- 认识人越多越喜欢狗 / 122
- 为反对而反对,为打倒而打倒 / 128
- 一月二月将军最大 / 135
- 白天打灯笼,晚上睡木桶 / 142
- 毛毛虫找不到民进党 / 148
- 骷髅吊起,显示骨气 / 156
- 跑不过熊,但跑得过你 / 163
- 流泪撒种,欢呼收割 / 169
- 丧钟为谁敲响 / 175
- 有话大家写,清算蒋光头 / 180
- 蒋介石,你骗不了我 / 187
- 有了奶就不做美国人 / 193
- 意淫“台独”,手淫台湾 / 200
- 狗套加身——看你还闹 / 206
- 用贿选反贿选 / 213
- 原来台湾在大陆肚皮上 / 219
- 为什么总在警局自杀? / 225
- 六一情结旧时浓 / 231
- 涮你总统没商量 / 235
- 打击经济,杀一儆百遏“台独” / 242
- 逼着好人上前线 / 247

# 李敖有话说

李敖

## 由“棄”字识破风凉话

我先给大家看一个图片。这个图片你们看过，不妨再看一次，看看不同的部分。这个就是孙中山所写的一段话，这个话原文是出在中国十三经里的《礼记》里面的一部分。这里讲的啊，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选贤与能”。大家看啊，最后一段啊，“货恶其弃于地也，不必藏于己；力恶其不出于身也，不必为己”。

大道之行也天下  
為公選賢與能講  
信修睦故人不獨親  
其親不獨子其子使  
老有所終壯有所用  
幼有所長於寡孤  
獨廢疾者皆有所  
養男有分女有歸  
貨惡其棄於地也  
不必藏於己力惡其  
不出於身也不必為  
己是謀閉而不興盜  
竊亂賊而不作故外  
戶而不閉是謂大同

孫文

由“棄”字识破风凉话

当我跟大家讲一下这句话时,有的人懂,可是你没有我讲得清楚,我再给你讲一遍。什么叫做“货恶其弃于地也”?很多苹果我来吃,我吃不了了,我不喜欢它丢到地下烂掉,我希望给别人吃到。我一回只能吃两个苹果,我何必霸占一百个苹果呢?何必“朱门酒肉臭,路有冻死骨”呢?你这个肉何必臭掉呢?你的肉可以分给那些穷人吃嘛。换句话说:你要吃多少肉,你有本事你吃嘛,吃饱了剩下的给别人嘛。所以呢,他这句话说:任何东西,我不希望它弃于地也。为什么丢到地上呢?因为我不需要了,所以我把他丢在地下,我不喜欢这种感觉,所以我恶其弃于地也。我不喜欢掉在地下,干吗呢?我宁可给别人,不必藏于己,不要藏在我家里,因为我用不了这么多,我不需要这么多。然后呢,就是我的努力,我的工作,我贡献我的劳力,贡献我每天的本领。如果我教书,我就要做个好的老师;如果我讲话,我就要做个好的说书人。我讨厌他“不出于身也”,不是我所尽力,所表达出来的这些表现。为什么呢?“不必为己”,不要是为我自己。换句话说,我要把我的本领,整个地施展出来,我不要藏。例如搬个砖头,我不要搬,我觉得我没有力量了啊,叫这个曹景行去搬,不是这样子的。这是最早期的、最理想化的共产主义。我们再讲一遍看,“货恶其弃于地也,不必藏于己”,代表各取所需;“力恶其不出于身也,不必为己”,代表各尽所能。我能够各取所需,我能够各尽所能,这个时候人格是最完美的阶段。我是信仰这个主义,就是共产主义,就是我最喜欢的一个主义。

所以我们才知道,在中国的十三经里面的《礼记》这部书里面有这么这一段,告诉我们人类的道德到一个最高的境界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,就是这样子:各尽所能,各取所需。

这个观念在现代的共产党里面,给修改了,修改得对不对呢?不对。有人说我,你李敖做这个凤凰的节目,你不敢骂共产党。我今天就骂共产党给你看。大家看看啊,在1970年中国共产党公布的宪法修改草案里面,第九条说国家实行不劳不食(你不做工就没饭吃),各尽所能,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

则。注意啊,这是1970年。到了1975年呢,我们再看,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部宪法第九条,国家施行不劳动者不得食(不得吃饭),各尽所能,按劳分配——按照你工作的情况,工作的努力,来分配东西给你。前面各尽所能没有错,大家看到了,就符合中国的十三经《礼记》里面的,这边谈到了。可是按劳分配,这个改得对不对?——改错了。为什么共产党把它改错了?大家想想看,各尽所能,各取所需,这是什么境界呀?这是圣人的境界呀。我不藏奸,觉着我能搬十块(砖)的时候,决不说我不搬,曹景行你去搬,你搬五块,我也只搬五块,那这种人是凡人哪,偷工减料,偷懒,这是凡人哪。可是真正的圣人不是的,我能够搬十块我就搬十块,如果我是雷锋,我可能搬十二块,这就是圣人境界。那什么是各取所需呢?这也是圣人境界啊,我不该要这么多的我不要啊,我只要穿一双皮鞋,我不需要二百双啊,这就是圣人的境界。可是凡人不一样,凡人说我要穿二百双皮鞋。可是这样一修改了以后呢,“各尽所能”没有错,可是“各取所需”改成了按照你的劳务来分配给你,就把你不当圣人了,你做多少我看标准做个奖励。圣人是不需要奖励的,问题就出在这里。

我告诉大家,苏联成立了共产主义国家,后来垮掉了,苏联为什么垮掉了?共产主义是人类了不起的一个理想,是个境界很高的理想,照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讲,有一介不取的这种本钱(古代的没有钱,介就是蚌壳啊,拿蚌壳做钱,做交换。我一介不取,是说我一块钱、一个铜板都不占人家便宜,我都不贪污),有这种道德的人才可以谈共产,才可以做共产党。这是中国了不起的五四时代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标准啊。

那个时候,中国一个军阀叫做阎锡山,他也看出来,他说这个共产党啊,共产主义啊,是圣人才做得到,一般凡人做不到。为什么做不到呢?因为凡人有贪婪的欲望,对不对?我有了一双皮鞋以后,我希望有第二双,我希望有两百双,这是凡人。但做工的时候呢,我可以搬十块砖头,却只搬五块,那五块给曹景行搬,这是凡人。人有贪婪的欲望,如果你不满足我这个欲望怎么办



呢？我做多少都一样，怎么样？不起劲了。我口袋里面藏不到钱，我做多了也白做。所以呢，苏联就发生这个问题，被摧毁了。

这个时候我们才发现邓小平的了不起。我们看邓小平的文选，他说得很清楚呀，他说毛主席很伟大，做了很多事情，可是呢他不太懂得这个分配的原则。邓小平又说，社会主义苦哈哈，社会主义不能攒钱，叫什么社会主义呀？对的，我们可以跟资本主义比赛，你打我，我也有核子武器，你不敢打我，一百五十年来中国一直受气，现在你不敢打我了。因为一百五十年来，中国面对两个问题，一个是如何避免挨打，一个是如何避免挨饿。现在没有人敢打中国，我们做到了，虽然我们付了这么大的代价，千万人头落地，我们今天做到了，中国是个强国，没人敢打我们了。可是第二个问题——如何避免挨饿，所谓挨饿不是说我吃不饱饭哪，而是我如何生活会好一点，穿得体面一点，不要没有裤子穿。过去陈毅当外交部长，日本人问他：你们中国人穷得裤子都没得穿了，还要搞原子弹？陈毅说没有裤子穿也要搞原子弹。就这个气魄。现在有了原子弹，还是要穿裤子呀，没有裤子穿还是不好看啊。所以呢，我们才知道要均富，慢慢大家都阔起来。所以，这个时候中国人民面对的这种资本主义的压力之下，才知道我老穷，你老阔，这个不对呀，我不但跟你比拳头，还要跟你比钱，我要慢慢地发了财，发了财以后大家分，这才叫共产主义啊。那苦哈哈的、穷嗖嗖的，大家没有钱共什么产啊？

所以，我认为，我们今天的路子是照这个路子来走的。这个时候我才说我为什么要批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，就是说原始的共产主义的理想——各尽所能，各取所需，结果呢把“各取所需”给改了，改成了“按劳分配”。这个为什么呢？因为这符合人性，可是符合人性就把原始的共产主义的那个道德面给忽略了。

我给大家看一个东西，大家看了以后会觉得很奇怪。什么东西呢？大家看，东西来了，孙中山的这个字来了：货恶其棄于地也，不必藏于己。大家注意这个字，这个“棄”字呀，孙中山写错了。这个“棄”字怎么写的？这里面不是

世界的“世”字,是三竖一横又一横。为什么这样写呢?因为它是个篆字变出来的,从甲骨文时代就有这个字,后来变成了篆字。这个篆字代表什么?代表这是个小孩儿,戴个帽子,这个小孩儿的身体,然后身体下面包起来,等于我们扫地的簸箕一样,把他放在那个簸箕上面,然后两个手拿住这个簸箕,干什么?把小孩儿丢到水里淹死,叫做“棄”。什么意思啊?生了小孩儿养不起呀,古代人也没有节育的设备,也没有避孕套,什么都没有啊,一怀孕只有生。生了以后怎么办?养不起怎么办?生下来以后这样包好,两只手一推,在水边塞下去淹死。大家想想看,中国人是多么可怜,这个“棄”字就代表一个悲惨的事实,把你养不起的小孩儿活活地淹死。

现在问题来了,有人说你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个独裁政府、独裁国家。你们怎么搞一胎化呢?尤其美国的参议员说你无人道,人家小夫妻两个人想生男生女,生一个男的生一个女的,再生一个男的生一个女的,生两男



1979年1月邓小平与卡特在白宫

两女,怎么不可以啊?三男四女都可以啊,为什么你这样子呢?你说对不对呀?如果我说得对,是不是不要搞一胎化啊?

问题来了,我不搞一胎化,你晓得我中华人民共和国怎么生人吗?我告诉各位:每一天生出来六万个人。我告诉你:所有的努力、所有的进步都被新生的人口给毁掉了。毛泽东过去不是发生一个错误吗?当伟大的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说中国人口问题很严重啊,我们要控制啊,毛泽东说人多好办事。毛主席这段

由“棄”字识破风凉话

话使中国增加了多少人口啊！这些人口把进步都吃掉啊，所以要搞一胎化。

美国这些人站着说话不腰疼，参议员说你不人道，你是独裁国家，你搞一胎化。请问如果我批准你们生好了，现在是十三亿人口吗？现在搞不好十八亿人口了，那个时候你美国人，你们有钱的美国人，相信基督的美国人，爱人类的美国人，你会分粮食给我吗？你会吗？晓不晓得新西兰这个国家，平均起来一个人有二十只羊，晓不晓得我们中国，二十个人分不到一只羊，你知道吗？当中国人口真的无限制增长的时候，你美国人会帮我忙吗？不会啊。就像中美建交时，邓小平跟美国卡特总统见了面，卡特总统伪君子，冠冕堂皇地说：你们中国人民没有迁徙的自由，人民不能够出国，你不民主呀，你也不自由呀。邓小平说：我们民主啊自由啊，你要多少人我送给你，你要一百万两百万，一千万两千万我送给你，你要不要？吓得卡特总统愣住了，想不到邓小平说你要多少人我给你啊，我们给他出境啊，给他自由啊，给他有迁徙自由啊，你要不要？他妈的你一个都不接，一个都不要，你讲风凉话叫我们来承受，我们怎么受得了呀？

中国这么多人口，过去的教育是说什么地大物博——地大还算，哪里是物博啊？我告诉你们：中国整个的物产加在一起，富庶的程度赶不上美国的一个州——赶不上美国的加州。中国人这么穷，如果拼命再生，大家垮掉了嘛，自己把自己整垮了嘛。所以，只有这样子的处境，我们才不得以说是要搞一段——一段时间的一胎化。我们不要听风凉话。

当然，作为一个小市民，作为一个人民，作为一个小夫妻，刚刚结婚的小夫妻，当然心里不高兴了：我们怎么只能生一个小孩儿呢？有很多旧的观念就出现了，生了小孩啊，对不起，女孩子我们把她淹死，我们不要女孩子。看到没有？问题出来了：重男轻女观念作祟。大陆婴儿男女比例严重失调，所以问题会出现。可是为什么会痛苦地出现呢？一胎化。

刚才我把原因解释出来了，就是：如果不是一胎化，怎么办呢？所以，我们认为什么是标准呢？你李敖学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啊，只有这

样子控制人口,我们这些活的人,才能活下去,只有控制人口我们的儿女(或者儿或者女),我们的下一代才能够像小王子一样地活下去。不是吗?当然会有流弊,将来男的找不到女的,女的越来越少,因为“棄”,会有人偷着把小孩儿杀掉,或者不生,重男轻女当然有很多流弊。可是,从整体的气氛来看,大家想想看,我李敖给大家解释的这一段,拿出一个古代的文字来告诉大家,我们中国穷困这么多年,这个账都算在共产党头上吗?那个棄字怎么来的?从中国的商朝就来了,在中国是几千年的一个现象。面对几千年的包袱我们要解开,所以我认为,不了解这个情况的人对中国人的责备,对中国人的谴责,动辄说我们这个国家怎么怎么样,我觉得是不公道的。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,我会用我渊博的学问讲给大家看。

# 李敖 有话 说

李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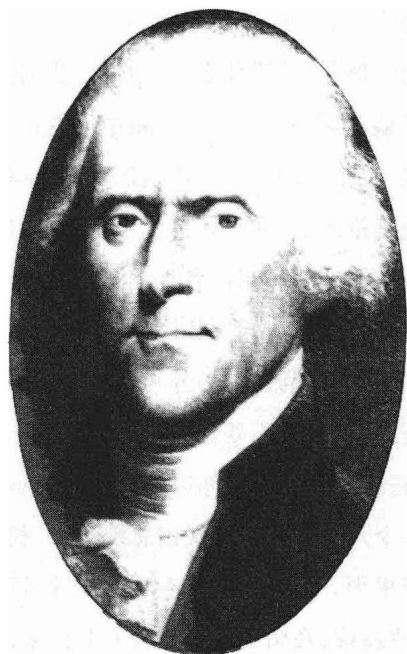
## 李敖的快乐人生观

我可以跟大家说，你们如果有我的一部分人生观就会变得很快乐。为什么呢？就像美国过去的总统林肯所说的，你可以像你所希望的那样地快乐，意思就是说：有一部分快乐的情绪是可以控制的。譬如说：对人生的得和失，我有一个很顽固的观念，就是这个东西没有到我口袋的时候，我都不算它是我的，我都认为可能在我看不见、想不到的时候，在我看不见、想不到的地方，它不见了，根本不是我的。

我提醒大家，外国有一个剧叫做《七金人》，讲的是什么故事呢？是说有一个教授，这个教授是个贼头子，他带了其他六个兄弟，一起去偷银行。偷什么呢？偷银行里面的那个金库。他们发明了一个钻地洞的方法，就在马路上面忽然把一个地下水沟围起来，一辆卡车就跨在这个水沟上面，然后四面就遮起来，上面说“施工中”，任何人走过去，都以为它在施工。然后呢

，从这个地下道钻进去。以后呢，他们有个钻探器，就钻钻。钻到哪里？钻





到银行的藏金条的、金块的那个楼底下。然后就钻钻钻,金块就流下来了。流下来以后呢,他们又有一个机器就把这个金块吸走,吸吸吸,一直吸,吸到他们那个货车里面。然后,他们把“施工中”的招牌又拆掉了,表示工程做完了。七个人开着货车,带着一货车的金砖,扬长而去。开到哪里呢? 到一个山坡顶上,然后大家就很高兴。那六个兄弟,就在唱啊,跳啊——我们这下子该抖了,发财了。可是这

个教授啊他不笑。兄弟就问老大,说:“教授啊,为什么你不笑?”教授说:“这个金条金块我们得到了,还没有变成现金呢,还没有进到我的口袋啊,我们还没有完全得到它。”那六个人说:“你怎么话这样讲呢? 我们的金条金块就在眼前嘛,就在我们的货车里面嘛。”大家的眼睛看着,手一指,就这个货车。

殊不知,这个货车是在山顶上,有点斜坡,那个手刹车忽然断掉了,这个货车就开始往下滑,整个地往下滑。这六个人啊就拼命地去抢救这个货车。当然人赶不上轮子,货车呢就冲下去了。大家还是跟着跑,就冲到山脚下面,冲到一棵大树前面,“空嘭”一下子车也翻了,撒得满地都是金砖金条。

大家赶下来以后怎么办? 要知道再也没有他们所准备的那么完整的、那么大的、那么安全的交通工具——货车——了。每个人就解开衣服,拿起一块金条塞起来,再拿一块又塞起来,能塞几块塞几块,好跑。结果呢,他们就看到这个教授,这个贼头子,他叼着个烟斗派头十足在看着他们六个人往里塞金条塞金砖,看着他们笑。他们说:“老大,教授,你赶紧也塞几块啊。”他叼

着烟斗，他不塞。他讲了一句话，这句话深深地启发了我，变成我李敖的人生观的一部分。他讲什么话？他说：“我们是大盗，我们不要小钱，小的金条我不要。”盗和贼在今天的用法跟中国古代正好相反，古代的贼叫做盗，古代的盗叫贼。在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，都是这样说：你强盗，你是贼，贼是偷东西的，强盗是抢人的。在中国古代不是，中国古代贼是抢人的，盗是偷东西的。这个教授讲了这么一句富有哲理的话，就是：我们是偷大钱的人，我们是大盗，我们不要小钱。这样揣几块金砖，我们不干这个事情——多有点气派啊！

当然有点气派。他另外一个哲学也深深地影响了我，就是当这个钱没到你口袋的时候，你不要数它，当它变成金砖金条在卡车里面，在货车里面的时候，它还不是你的。你以为它是你的吗？它不是你的。

今天所谓的中华民国总统选举，我们就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。在开票的过程里面，很多好朋友通知我，告诉我说这一次蓝军赢了，连战、宋楚瑜赢了。我就说：在南部这些票没有开出来的时候，南部这些大量的选民，这些头脑不清的选民，他们的票没有开出来的时候，还是不要做最后的结论。果然，最后票开出来了，输了。输了，是很惨很惨的那种差距输了，六百多万票开出来，双方都这么多。可是差在哪里呢？差在百分之一都不到的这样子差额，这么小的一个数字。换句话说，差了两万多票就决定了谁当选，谁不当选。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讯息，就是台湾分裂了，因为正好一半一半分裂了。为什么分裂了呢？就是说大家对一个共同问题的看法，已经自己把它撕破了。

这时候，作为一个历史学家，我们冷眼旁观，我想起来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美国的第三任总统杰斐逊。杰斐逊死的时候啊，他很有趣，他在他的墓碑前面写下几行字来刻出来。这几行字翻成中文，我给大家看：美国《独立宣言》起草人，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作者，弗吉尼亚大学创办人，托马斯·杰斐逊，安葬于此。提都不提他做过美国总统。什么原因呢？美国总统算老几啊，这个是世俗的职位，值不值得这样谈呢？不谈，不值得这样谈，不值得这

样重视。

所以,在四年以前,2000年的时候,我也参加了台湾所谓总统选举。我已经在香港写文章申明在先,我参加的不是“中华民国总统”选举,我参加的是中国台湾地区的领导人选举。我的目的呢,是利用这个机会来宣传我的思想。当然我不可能会当选,四年前的选举过后,香港的杂志希望我写一篇文章,谈谈我的感想。我就在四年前的3月21号,写了一篇文章,叫做《李敖的四点书面谈话》,请大家看看历史是不是在重演,因为一点都没有改变。你看我这一段说,一百七十四年前(现在要说一百七十八年前),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死了,在他的墓碑上刻的是:美国《独立宣言》起草人,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作者,弗吉尼亚大学创办人,托马斯·杰斐逊,安葬于此。以三行的履历概括一生,但绝口不提他曾经做过美国总统。连做过美国总统都不值得一提,做个残山剩水,只有宪法上两百六十六分之一的领土的“中华民国”的所谓总统,又算什么呢?

大家看看我四年前讲的话,重新念一遍给大家听,完全一样啊。今天台湾选所谓总统,闹得天翻地覆,吵得如火如荼,甚至在祖国,在中国大陆,也引起很多朋友们的关心,我认为是过度地浪费了我们青春,或者是老年,不值得这么重视。那么为什么会引起重视呢?我讲过,台湾也是一个政治挂帅的疯狂地区,而它挂帅的方式是离奇的,有的时候是可笑的。今天我们看到台湾有这个结果,大家就开始担心。担心什么?说这阿扁不说了吗,陈水扁说2006年我们要修改宪法了,要制宪。进一步说,在2008年我们就要“独立”了,台湾就要“独立”了,台湾就要脱离祖国了。大家就忧虑,觉得有这个结果的话,那么台湾怎么办?要不要动手打它?打它个稀巴烂,要不要?

我曾经在我的节目里说,杀鸡焉用牛刀啊。杀鸡要用鸡刀来杀,怎么用牛刀杀呢?你太大了,你刀太大了。可是,好,现在就算用牛刀杀鸡,你杀的是死鸡,要不要杀它?是个假的鸡你要不要杀它?你会考虑。杀了以后你会觉得,哎呀,搞错了吧,它是死鸡,为什么要杀它?今天问题就出在这里。我李敖

李敖的快乐人生观



放在这里,铁口直断,2006年,他们不敢搞“台湾独立共和国”。为什么呢?他会不会修改宪法?会。搞小花样,很多小花样可以修啊。好比说我举个例子给你们看,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里面,有规定首都是北京;在所谓中华民国的“宪法”里面,对首都没有规定。现在呢,修改“宪法”来了,可以来一条“中华民国”的首都是台北。他又达到修宪结果了,他又没违背他的谎话——哎,我果然在2006年修宪了,修了一条。看到没有,“中华民国”的首都在台北。这算什么?我所谓的他们不敢就是两个东西绝不敢动:第一,青天白日旗,这个“国旗”他不敢动;第二,“中华民国”的四个字,这个招牌他不敢动。只要这两个东西他不动,下面无论怎么动,由五全制改成三全制(五全宪法改成美国制的三全式),或者在护照上“嘞”印个字(“台湾”),或者是教科书又什么修改了,或者什么“文化台独”又来了,都是粉拳绣腿,都是花招。为什么呢?根本上的部分你们不敢改。你们这些孬种不敢改。为什么?你的美国爸爸不同意,你就不敢改。

所以呢,我觉得放一百个心,当然台湾会变得混乱,可是基本上他们不敢改。那你李敖这样说,你李敖有什么道理呢?我在台湾连续住了五十五年,我认识无穷尽的这个岛上的朋友,他们有很多的美德,很多的优点,可是他们有一个基本上的性格,我告诉你,什么?孬种,孬种。就是说你紧要关头以后,他尿了。就是过去我跟大家讲过的一个有名的人,叫做蒋渭水,他的弟弟,叫蒋渭川,在国民党时代做过民政厅长。他偷偷地讲了一句话,说:

